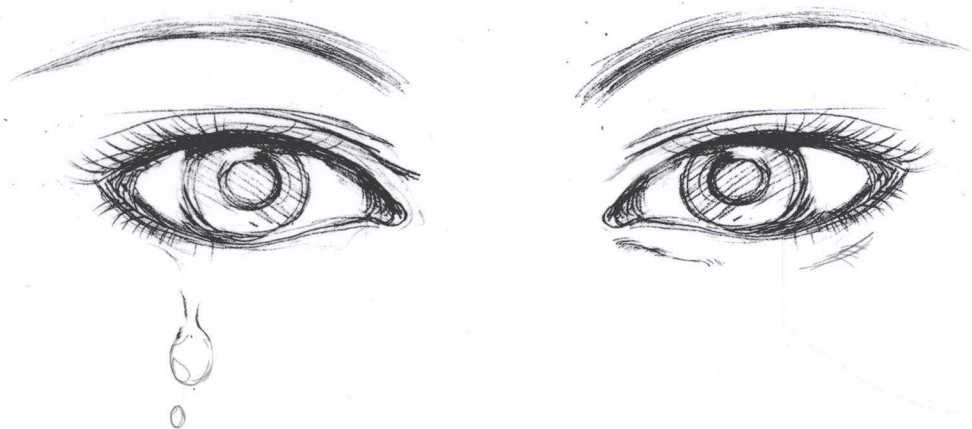


左 眼 在 笑 ， 右 眼 却 哭 了 。



婚内潜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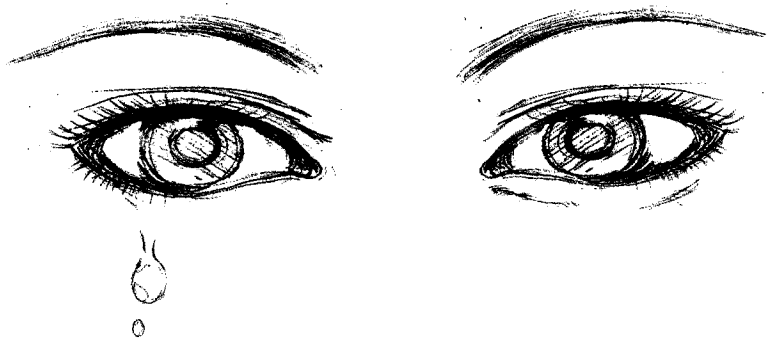
又名《婚商》

隐离婚，假结婚，换来一声叹息。心无着落，房子空了，能怎么办？
修炼婚内潜规则，与你一起谈恋爱，考婚商。

迷糊汤作品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婚内潜规则

又名《婚商》

迷糊汤作品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婚内潜规则 / 迷糊汤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80244-970-1

I. ①婚… II. ①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28241号

作 者	迷糊汤
责任编辑	赵大新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4-970-1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一 不信那个邪

其实爱情是自己的。

为什么不嫁农村娃？

“少情趣，你想想，一个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娃有什么情趣？”

“累赘太多了，七大姑八大姨，哪一个来了都是神，不伺候好了就说你高傲，说你冷漠，说你看不起人，吃着拿着还不说好，这都不说，就是天天见着这些人就烦，一个个一年都不洗澡，脏兮兮让人吃饭都反胃口，还要一个桌子吃饭，你说怎么嫁？”

“我觉得农村娃容易花心。农村生活就是吃饱了干活，干完活就是炕上，没有娱乐，就是那事，没见过美女不说，更甭提什么花花世界和灯红酒绿，见了小姐穿少点的都多看几眼，他们见惯了不戴胸罩的女人都是水桶，自然就没有诱惑，可一旦看见那种丰满诱人的，那还受得了？”

“还有消费观念，就那农村人长期养成的勤俭节约，你想臭美？不行，你要是像时尚的小资一族，喜欢玩点情调，就更容易被人说成奢侈浪费。女人不花钱，怎么活？”

“消费观念倒是其次，农村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家里人生个病你得出钱吧？亲戚朋友来北京你是不是要招待？弄不好你就是保险公司或者办事处，看烦不烦死你？”

“还有封建残余的骨子里的男尊女卑。可能你会以为，城里也一样有啊，可是你没

有跟农村人结婚的情况下，永远不会想到重男轻女这种思想会离你这么这么近，生个男孩会对你今后的人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没错，即使生个女娃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毕竟是他的骨肉，但是没有带把的就不能传宗接代，不能传宗接代你还怎么在农村混？就是婆婆你也受不了，她已经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就那眼神也能让你脱一层皮。”

“对了，还有就是农村婆婆，虽然不是小脚老太太，可完全是那种作风，看你什么都不顺眼，穿少了说你风骚，吃少了，说你就不考虑孩子的奶水，晚点回家就说你不正经，熬熬夜，她就不停地翻身，你说这媳妇怎么做？”

.....

梁冰滴偏不信邪，她说：“婚姻不仅要爱，更要有婚商。”她经历了轰轰烈烈的跨世纪的恋爱之后，终于在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时候结婚了，她的老公就是农村男，还是标准的世代农民，从清朝那时候就是，从来就没有沾过什么书香门第的边，更不要说中举秀才之类的。要不是公公婆婆赶上好时候，恐怕字都不认识。

几个女友从恋爱就说，一直到婚礼上，嘴里还是农村男的那套嗑，听得梁冰滴耳朵都起了茧子，她们就是不累。

周志刚有什么不好？

梁冰滴说不出来，大学三年，硕士两年，上班又是三年，用周志刚的话来说就是八年抗战，这八年让梁冰滴美得都上了天，周志刚却在美滋滋中享受着爱的煎熬。

梁冰滴恋爱之后就给他约法三章：一恋爱期间只许亲吻，爱抚，不能做任何越轨的事情；二恋爱期间实行aa制，要不就是自己埋单；三自己说什么时候结束考验之后才能想着结婚。约法三章在八年期间贯彻得非常好，用梁冰滴的话来说就是有理有据有节。

浪漫一点也不少，周志刚没钱，可省吃俭用也在约会的时候买一支玫瑰，次次约会都没有落下，还变着花样，红色的，白色的，情人节还奢侈一次，买了紫色的。情调也让梁冰滴兴奋，烛光晚餐，周志刚亲自下厨，趁着父亲不在家，就成了两个人的天地，周志刚的饭菜做得好，说从小就做饭，父亲还做过镇里的厨师，松鼠鱼都会烧，让她最开心的是他烧了一次鲜花菜，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鲜花，在他的手上竟成了一盘秀色可餐的美食。

上班之后，逛商场是梁冰滴最得意的，看着那些售货小姐的艳羡眼神，她不由得回头看周志刚。就是一个字：帅。再多就是帅呆了。

一米八十的个头，加上肌肉结实的身板，穿着自己亲自挑选的西服，简直就是衣服架子。眉毛粗黑，鼻梁挺直，梁冰滴就说是不是和他们老家的山有关，老家的山都是笔



直笔直的，就给她造出了这个笔直笔直鼻梁的男人。就是脸膛有点黑，可显得更壮实，更具有男人味道。梁冰漪笑他们，你还没见那六块腹肌呢，迷死人不偿命。

挽着周志刚的胳膊，这个一米六八的高挑女孩显得就是一个小女人，幸福的小女人，幸福得要命的小女人，她太喜欢自己就像飘着走的那种感觉，周志刚感觉她累的时候，就挽着她纤细的腰，五十五公斤的体重似乎就少了十公斤，梁冰漪说这是幸福的“减肥”。

女友肖嘉说：“就你这长相，你这身材，还有你这学历，找个富二代咱俗，可找个有车有房，衣食无忧，疼你爱你的男人还不是任你挑？周志刚除了帅还有什么？”

梁冰漪结婚之后笑了，周志刚可不仅仅是帅，第一次梁冰漪都紧张，这个在书本上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的做爱，真的就要轮到自己的时候，她还真的不知所措。当周志刚把衣服脱得只剩下三角裤的时候，她竟然尖叫起来，不是怕，这具身体还是第一次看得这么全。

发达的胸肌真想不出就是每天靠上面的那个，靠上面的时候总是温柔的，现在却跳跃着激情，宽阔的肩膀，让男人的腰显得细，就是那个倒三角。六块腹肌似乎都跳动着，大腿上肌肉像刀楞一样。周志刚听见梁冰漪尖叫，赶紧上前就捂着她的嘴，温柔地说：“冰漪，小点声。”

周志刚温柔得让梁冰漪感觉进了棉花堆里，除了那一丝的裂痛之外，她就如在棉花上踩着，跳着舞，她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更是寻不见自己。周志刚不仅会温柔，接下来的狂风暴雨让她在大汗淋漓中知道爱情原来是这种滋味儿，不仅是甜蜜的，更是魂飞魄散的，从丽江的蜜周回来之后便迫不及待招待了好友，满脸的幸福让肖嘉受不了了，肖嘉拉着她的手上下打量着，说：“这次是真的？”

“嗯”，梁冰漪的娇羞让肖嘉笑了，说：“真的给了？”

梁冰漪又“嗯”了一声，不敢说话，一说话那种幸福就把这个小茶馆都给感染了。

王雯静一撇嘴说：“你看看，你看看那张脸，还说什么？一个星期就把我们的大美女彻底搞定，现在真是农村征服城市的时候，你看看通县的房价都已经上万了，农民有钱了，有钱了就让这个小闷骚性福了。”她故意把性字说得很重，再看梁冰漪的幸福，还是那么的肆无忌惮，让一直不说话的关伊来了一句，差点就让大家笑喷了。

“人家从小就是拿着锄头，连东北的黑土地都能种出大豆，何况她这块娇滴滴的水田？”

梁冰漪上前就扭住她的小耳朵，拉着就说：“你嘴再欠？再欠我就给你撕破了。”关伊赶紧求饶，李春春却不咸不淡地说：“民以食为天，种好了地，心里也就踏实了。”

大家再也忍不住，笑得成了一团，间或还往梁冰漪敏感的地方搔去，梁冰漪说：“嫉妒，纯属嫉妒，这次再让你们说我，你们的城市男可都现成的，比一比呀？”

“比？”肖嘉像个色鬼一样地看着她，“就比种地？”

“种地可是比不过，就是那一年都不洗澡的黑黢吧都让人家痒半天，就不要说天天抡锄头，谁能硬过锄头？”

女人的嘴有些损，这种损带着吃不着的醋意和嫉妒，让自己的心上长出不经意的失落。肖嘉好奇，问：“他真的厉害？”

三个女人就是一台戏，五个女人就是连续剧，在婚姻边缘上的五个女人就是伦理剧，就是《性感都市》。

不等梁冰漪回答，王雯静抢过话说：“你就看看周志刚那身板，锄头还能是赝品？再看看这个小闷骚，说什么不结婚就不上床，纯洁得让贞节牌楼都倒了，可几天不见，早就被泥土的芬芳给掩埋了，我看不是厉害，是凶猛，动物凶猛。”她脸上不见笑，手却有些抖，嘴角抽搐着，就如抢了她老公一样。

“有人受不了了，雯静，你也赶紧结婚，也到丽江走一遭儿，也尝尝小锄头的滋味儿？”关伊笑着，肖嘉却说：“雯静早就尝过小锄头滋味儿了，要不也不会这样，是不是小锄头没有让你满意？”

王雯静一笑，说：“小锄头算什么，婚姻最主要的是感觉，冰漪，不是我没有提醒你，锄头好，自然幸福，可锄头带出的泥你可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喜欢锄头，也要喜欢泥，否则就不相配了。”

梁冰漪说：“除了感觉还要有婚商。”

“婚商是什么？”

“婚商就是婚商，就是婚姻也要有商，有商有量，爱情是讲究，婚姻是将就。”

梁冰漪话还没说完，李春春说：“我听过智商，情商，还是第一次听说婚商，婚商到底是什么？”

“定义很简单，做起来可就难了。”

“还有定义？”

“婚商就是定制幸福伴侣，定制幸福婚姻的能力，这我早就听说过，MQ，不过我看你的婚商就是让大榔头给种出来的，带着泥的花倒是水灵。”

梁冰漪此时才不管什么泥不泥的，她秀完幸福，扭着小腰就回家了，她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见到自己的那个大榔头，她觉得小锄头不够劲儿，她要她的大榔头，她回到家里



就不愿意再出去，自己的幸福不秀一下就如锦衣夜行，现在已经秀了，接下来就是享受。

这个蜜月虽然上着班，她感觉就如飞似的，时间飞也似的，她也是天天飞也似的，八年的抗战让她的爱一直没有撑破泥土，现在证件齐全，梁冰漪不仅是享受了，甚至有些找补，她找补，周志刚更是找补，这个憋屈了八年的男人的精力也攒了八年，让梁冰漪这个小女人在一个月里就找到了比八年更加有理有据有节之外的东西，她放肆地吸吮，贪婪地索取，毫无顾忌地占有着。

肖嘉她们再来电话也不想接，更不想去探讨什么锄头的问题，她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享受。她比周志刚上班晚，公司就在附近，不用开车十分钟也到了，她享受着周志刚临走前亲吻自己的幸福，然后再懒洋洋地撒一会儿娇，甚至还腻味一会儿，才警告一下大榔头，说：“下班就回家，不要看美女，脑子里只能有我。”

周志刚走了，她继续在残留着男人味道儿的被窝里感受着还没有逝去的柔情，眯着眼，想着周志刚的一举一动，还有不老实的大榔头，却被门铃声唤下了床。

“总是丢三落四，志刚，以后自己开门。”梁冰漪丝质的睡衣很随意地贴在身上，刚才的汗水让她的慵懒在蝉翼里更加透出熟透的樱桃气息，她故意让胸前的圆润更加诱惑，她就想看他不忍离去的眼神。

“来了，来了，急什么？”门铃的不耐烦，让梁冰漪赤着脚小跑着打开门。

她眯着眼还要期盼那临别再一次的亲吻，却被陌生的声音羞得无地自容。

“是志刚家？”

门口两双眼睛直直地看着她，一双浑浊得有些发黄，一双却有些呆板，浑浊的眼神盯着她的眼睛，呆板的却死死咬住了她精心释放少许诱惑的胸前。

她“哐当”就关上门，“哎呀”一声就逃回卧室，在床上喘息片刻才小声问：“你们是谁？”

半天没有听见声音，她才意识到卧室和门厅的距离，她立刻穿好衣服，小心地走到门口，又问：“你们是谁？”

“是志刚媳妇？我是二噶叔，嘎子屯的。”

“我是三蹦子，我哥的弟弟。”

离王雯静说大榔头带出的泥土还不到一个月，这带着泥巴的就真的来了，来得突然，让梁冰漪丝毫没有准备，她勉强地笑着，装作小媳妇一样，忙前忙后地就倒水沏茶，然后又去楼下买早点，她笑着端上桌子，一碟小菜，两碗豆浆，十个包子，然后就坐下说：

“二噶叔，快吃吧，趁热。”

她感觉自己做得真好，想都没想就进入了角色，她认为自己是周志刚的媳妇，伺候一下家乡的亲戚是应该的，可等她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稀溜溜两碗豆浆光了，十个包子不见了，二噶叔怯怯地看着她，嘴上说吃得真饱，眼睛却瞄着盘子底儿漏掉的一块肉馅。

三蹦子眼疾手快，像练过夹豆子的功夫，一筷子夹上就放入嘴里，吧嗒着嘴就盯着梁冰漪的胸前，似乎要从那丰满的胸前挤出奶来。

梁冰漪落荒而逃，下了楼就又买回三屉小笼包子和一盆豆浆，等再次见底儿的时候，二噶叔才笑着说：“城里的浆子（豆浆）就是不如我们那里的好喝。”嘴角却舔着，看着三蹦子还吧嗒着嘴，就打了一下说：“还没叫嫂子呢，一点规矩都不懂。”

三蹦子叫了声嫂子就开始在屋子里四处搜寻什么，找了半天也没有见到自己要找的，干脆就问：“嫂子，刚才那个女的哪里去了？”

“女的？”梁冰漪左右看看，这屋子只有自己是女人，怎么还见了鬼？

二噶叔啪打了一下三蹦子，笑着说：“孩子没有规矩，侄媳妇儿，见笑了。”

三蹦子不依不饶，说：“就是那个露奶的，什么都不穿的。”梁冰漪气得眼泪都下来了，抄起电话就打给周志刚，没有好气地说：“周志刚，你快回家，你妈找你呢。”

周志刚也迷糊了，妈来了，这可是让他惊喜的事情，马不停蹄就回到家，一看见二噶叔，笑了，说：“二噶叔，您来了也不吱声，好让我去接你。”

看着冰漪气鼓鼓的样子，就拉着到了厨房说：“老婆，对不起，是不是生气了？”梁冰漪一撅嘴说：“才不生气呢，可那个三……”

“三蹦子怎么了？”周志刚有些紧张，他知道三蹦子有些痴，小时候生病发烧烧的，就在梁冰漪身上上下打量，看了个仔细之后笑着说：“没事，他就是那样。”

梁冰漪很满意周志刚对自己的紧张，推着他出去说：“那我要上班了，我可不像你，请个假就能回来。”她一看表，“哎呀”一声，拎着包就往外走，到了门口才想起给二噶叔打招呼。

二噶叔看着侄媳妇儿走了，“嘿嘿”笑着说：“志刚，你不忙？”

周志刚也忙，土地规划局虽然不是那种死板的，可这个新任的规划处副处长手头也有忙不完的事情。他笑着说：“二噶叔，没事的，这次来北京你就放心家里的几百头猪？”

二噶叔低着头好半天才说：“志刚，二噶叔来求你了。”

周志刚一听赶紧拉着他坐下，说：“二噶叔，有事您尽管说，只要是侄子能办到的。”二噶叔看看三蹦子，摇摇头说：“就是你兄弟，他不愿意在猪场喂猪，想来北京，他也



不知道从哪里知道北京好，哭着闹着要来北京，你能给他找份工作吗？”

周志刚最怕的就是这件事，三蹦子初中毕业，还头脑不清楚，北京城工作很多，可哪里有适合他的？他嘴角还没有来得及抽搐，二噶叔立刻站起来说：“志刚，算了，我也知道你为难，他那个样子，干什么呀，也只有伺候猪。”

周志刚看着二噶叔的样子，赶忙站起来说：“二噶叔，您放心，这两天我就找，一定给三蹦子找个好工作。”

三蹦子一听，立刻就跳在沙发上，蹦了几下，一把被二噶叔拉下来，几个黑黑的脚印子把沙发弄成了斑点狗。

“妖精，妖精，哥，你们家有妖精。”三蹦子在地板上跳着，挨个门打开看，什么也没有发现，拉着周志刚的胳膊摇晃着。

“什么妖精？”

“哥，嘿……不穿衣服，露着奶子的妖精，是不是半夜就吸你的血？”三蹦子一说，二噶叔一个耳光就打过去，三蹦子就哭，周志刚扯过三蹦子说：“二噶叔，打孩子干啥，他也不懂。”

“多大了？过了年就是二十二，还小？”二噶叔气得嘴角的几缕胡子都翘了起来。周志刚还要说什么，电话响了，局里有事情，要他立刻回去，他只好把爷俩安排在客房里，又把电视打开，跑到楼下买了一些饭菜，告诉微波炉怎么用，才急匆匆赶回土地局。

梁冰漪还是第一次这样狼狈，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正好是九点，她来不及喘口气，就立刻赶到会议室开会，她在朗悦信息公司已经算是老员工了，这个美国的大公司刚到中国的时候，她是第一批员工，这个清华计算机系的高材生在这里如鱼得水，在学校里是系花，到了公司就成了大熊猫的司花，一走进会议室，几乎所有的眼睛都扫过一条线，在她眼前交织成一张网。

梁冰漪早就习惯了这张网，她挺挺胸，微微一笑，这张网瞬间就散了。斯蒂夫用蹩脚的汉语开了头，就开始用英语说话了，中国移动的系统升级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而这次招标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就是梁冰漪，梁冰漪很激动，这可是自从毕业之后第一次独立担当这么大项目的负责人，她把做好的方案演示一遍之后，忽然发现眼前那张网又出现了。

这次不是那种开始的颜色，而是佩服，她很自豪，散会后和斯蒂夫说了几句就赶紧做方案，技术员一男一女，加上梁冰漪三个人，苏珊愤恨地说：“老外就会使唤人，这

么大项目就三个人,真是不把中国人当人。我听说这样的项目在美国至少是一个工作组。”

程钢说:“咱们这这也是一个小组,就是人少点。”梁冰漪还在兴头上,不耐烦地说:“好了,干活吧,这次我们只是准备招标的东西,如果真的中标,我相信三十个人也不够。”

苏珊一吐舌头,埋头干活了,程钢却哼着歌去了厕所,梁冰漪看着他摇着头说:“技术是好,就是浮躁。”

“浮躁可是人家有本钱。”苏珊小声说:“不要说学历,家里条件太好了,房子是两百平的,车子是进口的,工作是外企的,爹妈是挣钱的,嫁人就要嫁这样的。”

“你不会喜欢人家了?”

“去你的,不过,这正是我要找的。我可没有你那么浪漫,找个农村的帅哥,可以累了就去嘎子屯那个世外桃源缠绵一会儿。”

又是嘎子屯,梁冰漪顿时就没有了心思工作,她一想起三蹦子那个色迷迷的眼神就生气,什么人呀?听听名字,三蹦子,还不如叫二秃子,跟傻子似的,就没看过美女?

她再也不像往常一样慢条斯理往家走,她走得很急,她要回家就收拾屋子,要把那股泥土的气息彻底赶出房间,可等她一开门,顿时傻了。

屋子里乱成一团,桌子上摆满了剩菜剩饭,沙发上几个黑黑的脚印子就如刚刚踩在她心上冒出的血液凝固的颜色,电视声音很大,二噶叔抽着旱烟,呛得她不停地咳嗽,再看三蹦子一见她就走过来,上下打量着,尤其是看着胸前,似乎要看透一样,像X光,她想笑,可哪里笑得出来,想哭,眼泪就在眼眶里转。

梁冰漪立刻就想起苏珊的话,这就是世外桃源?她恨不得立刻喊叫起来,可这是自己的选择呀,她勉强地笑着,叫了一声二噶叔,就立刻收拾屋子,等她把客厅收拾好,已经是腰酸背痛,进了卧室一看,眼泪再也止不住,关上门就让它放肆地流下来。

卧室已经是乱成一团,周志刚送给自己的那个小猪猪本来是粉色的,现在已经成了黑色,只有两只鼻孔还透着粉嫩,就对着自己,像是笑又像是哭,她紧紧地抱在怀里,立刻又扔到床下,再看看一手的墨汁,她打开门看看三蹦子,又看看二噶叔,开门就冲出去。

到了楼下,才发现胸前全是黑色,那个猪的颜色,她实在是忍不住了,嘤嘤地哭起来。她胡乱地拨着电话,却是拨给肖嘉的,肖嘉在电话里美滋滋地说:“美女,什么事呀?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又要给我汇报你的幸福生活?是不是你的白马王子的大榔头又让你魂飞魄散?”

梁冰漪一听,一句话都没说就挂掉了,立刻拨给周志刚,她已经没有力气喊,委屈



得哭声都找不准调子：“志刚，你快回家吧。”

周志刚听着老婆的哭腔也慌了神，开着自己的小宝来马不停蹄就回到家，他一看也傻了，二噶叔“嘿嘿”地笑着，笑得很尴尬，一脚就踹向三蹦子的屁股，嘴里骂着：“穷种玩意儿，就不够你闹的。志刚，你看这怎么办？”

周志刚苦笑着，二噶叔不是别人，是他的远方叔叔，当初自己考上清华大学的时候，家里穷的哪里有钱，是二噶叔卖了五头猪凑的学费，还给自己买了一身新衣服，说到了北京，那可是首都，要穿好点，怎么也不能给嘎子屯丢人现眼。他学上了，硕士都读下来，工作也让人羡慕了，可要是想给二噶叔冷脸，他做不到。他猫下腰收拾着，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说：“没事的，收拾一下就好了，对了，二噶叔，明天我就给三蹦子找工作，您就放心吧。”

二噶叔说：“志刚，我们去住招待所吧，我看楼下就有一个。”周志刚一听就急了，说：“那可不行，到了北京，你就是到了自己家，怎么还能住招待所？”

二噶叔却早就收拾好行李，死活就往外走，周志刚死死把住门，说：“二噶叔，你要是我叔就给我面子，你要是去住招待所，还让不让我回嘎子屯？”

二噶叔一把搂住周志刚，声音有些哽咽，说：“志刚，叔没有白疼你。”

二噶叔没有白疼周志刚，梁冰漪只好回家去找人疼了，她到了娘家门口，深呼吸几口才敲门，赵雅芝一看女儿回来了，开心得很，嘴里却噙着周志刚也不送，忙着就给女儿削苹果。梁承志却发现了女儿一脸的不开心，就说：“冰漪，工作累吗？”

梁冰漪也不想说话，赵雅芝却不依不饶说：“女儿，是不是周志刚欺负你了？”梁冰漪太想在妈妈怀里哭，可从开始到结婚妈妈就反对这门婚事，这眼泪在老妈的怀里却怎么也流不出来，咽下去就回到了心口，就好像有一条小溪在胸前来回淌着。

“没事的，妈，就是累了。移动这个单子太大了，人手又少。”梁冰漪不敢再说话，进了自己的屋子就趴在床上，眼泪就洒了一枕头。

赵雅芝似乎也察觉到女儿的不快，狠狠地说：“我说不嫁给泥腿子，你还只看人，你看的人好，现在蜜月刚过，女儿就受气了吧？”

“你怎么知道女儿受气了？没有搞清楚就不要乱讲，志刚有什么不好？清华的高材生，现在工作也好，对女儿也好，这么多年你见过女儿受过气？哪一天不都是笑呵呵？”梁承志咬了一口苹果，“退回三代，谁不是泥腿子？我爷爷就是种地的。”

“好，你就看重你的泥腿子姑爷，我嫁给你这个泥腿子就后悔，更后悔女儿嫁给现在的泥腿子，如果周志刚真的要欺负冰漪，我就跟他没完！”赵雅芝一摔水果刀，就再

也不理梁承志，胡乱地翻着电视频道，一下就看到《都市乡下人》，说：“你看看，这就是典型，你说要是冰漪的家成了嘎子屯的办事处还不让女儿憋屈死？”

“那是故事，不要一惊一乍的，女儿累了，让她好好休息。”

“我们单位的小王就是嫁给一个农村的，结果怎么样？还不是离婚，现在倒好，白给人家养儿子，还总是落埋怨，我一直说前车之鉴，你就不信，等着瞧。”

“哎哎哎，有你这么当妈的吗？就知道说女儿的背兴话。”

“别吵了！还让不让人睡觉？”梁冰漪喊了一声，又躺在床上小声地哭泣着，心里狠狠地骂着周志刚，不对，不该骂志刚，骂二噶叔，骂三蹦子，尤其是三蹦子那双眼。

连着三天住娘家，让二噶叔也有些不好意思，他拉过周志刚说：“你还做饭？”周志刚笑着说：“二噶叔，你就等着吃，看看侄子做的饭香不香？”

“香，真香，比爸养的猪肉香。”三蹦子看着周志刚做好的红烧肉，大口吃着，吧嗒着嘴，肥肉在牙缝里挤出几滴油顺着嘴角落下来，一伸舌头又卷了回去。周志刚笑着说：“三蹦子，喜欢哥天天给你做。”

二噶叔怯怯地说：“志刚，你兄弟的工作——”

“我已经找好了，就这几天，你就放心地回去吧，三蹦子就住在我家，等安排好宿舍再搬，在北京有你大侄子你还不放心？”

“放心，放心，我就是担心三蹦子，不会说话，也不会做事，城里不比农村，让你操心。”二噶叔有些激动，端着小酒杯和周志刚碰了一下一饮而尽，咂了一下嘴，又吸溜一下，说：“这二锅头比老龙口有劲儿。”

周志刚笑呵呵看着二噶叔，张口就喊：“冰漪，再来一个菜。”说完才感觉心里空空的，他想她了，三天没见，心里想得惶惶的。

二噶叔还是不放心中三蹦子，知子莫若父，他非要周志刚领着他看看到底是什么工作不可，三蹦子却开心极了，跟在后面跳着脚说：“这回就可以在北京看美女了，看明星了，哥，我能看见巩俐吗？我能看见李宇春吗？”

“能，三蹦子，只要你好好工作都能看见。”周志刚笑着，他这几天绞尽了脑汁才想到自己还在工作上认识一个城市绿化的单位，找了领导送了两瓶茅台，才安排了一个临时工。可不到一晚上就变了，说上面刚来通知，一个人都不许进，这让周志刚急得火烧火燎的，正好山水园林设计公司请自己吃饭，老板也是清华的校友，专门为小区或者大厦做景致规划设计和施工，周志刚就说了，真没想到秦奔工立刻就答应了。



二噶叔被周志刚带到一个大厦前，一下就懵了，说：“在这里上班？”周志刚不好意思笑了，说：“那里，就是侍弄花草。”三蹦子一看立刻就跑过去，拿起花剪就把一个圆球的花树给剪得乱七八糟，工人看着他手舞足蹈的样子，吓得立刻就躲到一边，喊着却不敢靠前。

周志刚苦笑着，拉住三蹦子又叫过那个代工的李顺说是秦奔工安排的，李顺有些怀疑，给老板打了电话之后才不情愿地收下了。二噶叔笑得很开心，回家的路上就夸周志刚有路子，这么大的北京城，能给三蹦子安排工作就不容易，也让三蹦子开开眼，回去好说一房媳妇。

吃过中午饭，二噶叔说什么也不回志刚的家，立刻就买了晚上的票，周志刚说回家可以休息一下，火车反正也是晚上的，可二噶叔说：“志刚，我知道你也不容易，也算做了一次北京人，还逛了天安门，这次回去叔可是有显摆的了。”说着就拿出照片，把前两天逛北京拍的一张张看。

“志刚，城里人也不好做，我还是喜欢嘎子屯，城里人爱干净，我就不要侄媳妇儿再费力收拾，叔老了，你能看在叔的面子照顾三蹦子，叔就是烧高香了。”

看着二噶叔眼里的泪花，周志刚眼眶也湿了，送走了二噶叔，周志刚立刻就给梁冰漪打电话，马上汇报了工作，等下班之后就在楼下等着，看着梁冰漪小脸还绷着，就送过一个吻，梁冰漪一闪，说：“你就是嘴甜，老婆老婆的叫，怎么一见你的二噶叔就彻底歇了？”

周志刚搔着她的痒痒肉，说：“老婆，我在你面前也是彻底歇菜。”顺手就从后座把鲜花取出了放在梁冰漪的胸前，纯白色的玫瑰，不染一丝杂色，上面洁白的纸笺上，用英文写着“I LOVE YOU!”梁冰漪娇嗔着，美滋滋接受了，看着周志刚那刚毅的脸，忍不住就吻上去。

三天都没有吻了，小两口在车里不顾路人放肆地吻着，吻得梁冰漪喘不过气来还不想松开，到了家里，梁冰漪还是小心翼翼地打开门，再次确认无人才轻轻一斜身子，周志刚抱起来就往卧室走，梁冰漪就笑着敲打着他的胸膛，小腰在周志刚的臂弯里就如摇晃的藤椅，摇一下就少了一份重量，再摇，气息也不匀了，迷离着眼睛让周志刚轻轻放在床上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轻轻吻在上面，深情地说：“冰，我爱你。”

梁冰漪小心偷看一眼客厅，小手在他胸膛上来回地揪着，小声说：“那就爱吧。”

周志刚从小到大最喜欢的命令就是这一个，他的温柔让梁冰漪情不自禁配合着，忽然她严肃地说：“停——”

周志刚一愣，梁冰漪娇笑着说：“让我先检查一下，这几天是不是有人了？”她一颗颗纽扣地解着，像剥鸡蛋一样小心地剥下衬衫，一块块数着肌肉，再一点点褪到下面，脸忽然红了，一扭头就趴在床上。

这个动作已经练习了一个多月，周志刚早就烂熟于胸，他清楚下一步该怎么走，他深情地吻着，从细腰开始，梁冰漪忍着痒，心里却笑着，笑着笑着就兴奋了，搂着周志刚的脖子指甲也抠进肉里。

“老公，我爱你。”

“老婆，我也爱你。”

一身汗水的梁冰漪跳下床就往卫生间走，刚打开门，门铃响了，她笑着就往门口走，从猫眼一看，吓得她立刻就跑回卧室，大声喊道：“周志刚，你不说都走了吗？”

周志刚说：“走了。”说完才想起三蹦子，慌乱穿好衣服，把梁冰漪推进卫生间跳着脚喊着“来了”，又忙不迭地给老婆塞进衣服，才打开门。

三蹦子一进来就唱歌，唱的是时下最流行的《北京欢迎你》，词也不对，曲也不在调上，见着周志刚也不停下，从牙缝里剔除一块残余的肉丝才算停下来，说：“哥，你说的真对，今天我好好工作了，你猜我看见谁了？”

“巩俐？”

“不对，比巩俐漂亮，那叫一个美，比村东头二寡妇家的二丫头都漂亮，就那腿，跟锥子似的，直接就扎进我的眼，再也就拔不出来了。”三蹦子说着又四下嗅着，“妖精，妖精，妖精就这味儿。”蹭着鼻子就走到卫生间门口，推门就要进，周志刚吓坏了，一步就跨过去，拉着他坐在沙发上，说：“三蹦子，你们头说什么时候给你安排宿舍了吗？”

“没有，这不是有空房子吗？还有大电视看，我喜欢住在这里。哥，你忙吧，我看电视了。”

三蹦子说完，一屁股把沙发压得吱嘎响，周志刚也差点就晕在上面。



二 新婚也有乱子

其实婚姻是大家的。

三蹦子的到来算是彻底打破了甜蜜的爱窝，梁冰漪现在回家都小心翼翼，像做偷儿一样开门，试探着屋子没人才大模大样走进去，可还没来得及喘匀气，就要看一眼门，再听一下，确定没有动静才敢把累了一天的脚伸在沙发上。

周志刚也着急，这几天就拼命给秦弈工打电话，可总是还没等说到三蹦子的身上，不是自己有了事情就是秦弈工有事，每天回家都看着梁冰漪的冷脸，让蜜月才燃烧起来的那份爱很快就要熄火，回到家，跟梁冰漪打招呼，她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才能让三蹦子走呀？

“很快，很快，就这几天，我正在安排。”周志刚无奈地看着自己的老婆，心疼得要命，嘴刚凑上去，她就一扭脸，晚上的时候，好不容易才抱在一起，三蹦子唱着《北京欢迎你》回来了，气得梁冰漪蹭就跳起来，张口就要喊，周志刚一把抱住，哀求着说：“好老婆，求你了，就这几天，忍一下。”看着老公委屈的样子，梁冰漪也心疼，抱着就哭，哪里还有心思亲热？

三蹦子上班一个星期了，二噶叔也经常打电话过来，爷俩一说电话，梁冰漪就烦，都说什么呢？怎么这么没有素质？

晚上二噶叔来电话的时候，是梁冰漪接的，二噶叔一听是她，就有些媚笑地说：“侄媳妇儿，三蹦子让你费心了。”

梁冰漪还能说什么？就喊三蹦子，三蹦子正在吃西瓜，就让梁冰漪按下免提，扯着嗓子就喊：“爸，吃饭了吗？”

“吃了，你没有让你哥操心吧？”二噶叔也不知道这边谁都能听见，“要是惹你嫂子生气回来我就把你的屁股打成两半儿。”

“爸，看你说的，打成两半儿你不心疼？你不是指着我给你说媳妇传宗接代吗？”

“三蹦子，听爹的话，在人家就要老老实实实的，不要以为那是自己家，志刚不说什么，你嫂子呢？人家可是城里人，规矩多。”

“还规矩多？规矩多还不穿衣服？”三蹦子看了一眼梁冰漪，就像她不存在一样，气得她一扭身就进了屋，“眶当”就关上门。

三蹦子毫不在意，周志刚有心想骂几句，可二噶叔还在说话，他敲门梁冰漪也不开，只好等着三蹦子讲电话。

“爸，城里的女人规矩就是多，说实话也生气，不过城里的女人真漂亮，今天我又看见一个小丫头，那叫一个水灵，你知道村东头二寡妇家的二丫头？比她水灵，我的眼都不够使唤了，来北京算对了。”

“孩子，我就最怕你这张嘴，你刚才说的话要是让你嫂子听见还不生气？城里人气大，你可要管住。”

“她就在我跟前，怕什么，有我哥呢。”

二噶叔说：“我真后悔让你去北京，这次你哥算是坐蜡了。”

他哥正在坐蜡。

当天就只好睡沙发，三蹦子见了就说：“哥，你也太戾了，这要是在嘎子屯，揍不烂她的X！”周志刚知道三蹦子脑子有问题，苦笑着不言语，把他推进卧室之后就又到了门口，小声说：“冰，开门呀，求你了，给我点面子，要让人笑话的。”

梁冰漪不说话，眼泪早就满脸了，周志刚就小声哀求，梁冰漪泣噎着说：“你就找你的三蹦子睡，别找我，永远都不要找我！”

三蹦子不知什么时候又溜达出来，看着周志刚正在哀求，笑得前仰后合，说：“哥，你可笑死我了，你也太不爷们儿了，白长了那么高的个头，还不如个菜头。”

周志刚真的不想生气，尤其是三蹦子脑子还有问题，可这内外夹攻让心头的火忽的就烧起来，大声喊道：“三蹦子，你能不能消停些！”